



王耀东

在历史的眼睛里

在历史的眼睛里

王耀东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天津市赤峰道130号）
山东潍坊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980毫米1/32印张 4 插页 2 字数 60000
1988年9月第1版 1988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7-5306-0264-0/J·208 定价1.65 元

紧紧地贴着时代， 鸣响着农民的心声

序

浩然

去年的盛夏，一个偶然机会，在我艺术生命的第二故乡——山东省昌乐县，与王耀东同志相识了。

当时我住在宾馆的西楼，忽然之间，差不多有十几位陌生人一齐涌进会客室来。王耀东似乎给我一种鹤立鸡群的感觉。他热情，爽朗，“见人三分熟”，举止无一点拘束，谈吐更不拐弯抹角，对一些“敏感”的问题也直言不讳。我用一个写小说人的眼光揣摩：他象一个乡政府的第二、三把手领导，而且是专管“外交”的；他也象一个军队里干了十年以上的老兵，十有八九属于师团机关的参谋、干事那类人物。当县长王继东介绍他的这位临朐县老乡是个从农民，到战士，最后成了知名诗人的时候，我便肃然起敬了。因为我的文学生涯起步阶段，也曾热衷过诗歌。五十年代最初几年，我被浸泡在中华民

族新生的喜庆浪潮之中，觉得处处充满诗情，几乎每天都读诗或写诗。后来对文学摸到一点门道，才渐渐认识到：诗是最难写好的，诗人是最难当好的；我不是诗才，赶紧转向编故事——写小说这条崎岖山路上。转眼之间，跟诗竟然阔别了三十多年，成了地道的诗的门外汉。然而我的“诗心”不死，总站在诗歌殿堂的外边关心着诗，常为诗的兴衰而喜而忧。所以对于在诗的征途中坚持地走了下来，并取得成就的王耀东同志，自然是敬重的。同时，相同的农民出身，相同的自学成才的攀登道路，我能想象出他如何坎坷艰难地走到这步，付出怎样的代价才取到如今的功名成就。凡是事业上的胜利者，无论天赋的能力高低，都必定是有志气、有毅力，有不怕吃苦和肯于作出某些牺牲精神的人。这样的人，应该被敬重。还有，县长的介绍，验证了我对王耀东直观感觉不完全是谬误的。人生道路的每一阶段的环境，都在他身上打了烙印，形成他性格的鲜明特点；这性格特点，不管认识者喜欢，还是讨厌，王耀东就是个赤裸裸的王耀东。这不比我们文学界那些自视高人一等的精神贵族，或戴一副假面具，或端起一副大架子，装腔作态，

逢场作戏的伪君子们更为可敬吗？

那一天，王锐东谈了许多话，而第一句是自我介绍和内心表白的话：“我是写农民的。现在写诗不吃香，写农村生活题材的诗更遭冷遇。可是我还要写诗，还要写农民。”这话引起我的共鸣，于是敬而近之。第二次在同一地方会面的时候，王锐东就把我看作可信赖的知己，我也视他为朋友了。第三次聚首那天，他把剪贴、打印、装订得整整齐齐的一册诗稿递到我的手上，诚恳地说：

“我从新时期写的近五百首诗里边，选出一些，编个集子。请你给看看，指点指点。”

“指点”实在不敢当，但在两种相关连的心态支配下，我欣然地接受了这差事：一 是我关心诗，尤其写现实农村生活的诗；二是我要看看我的这位新朋友的诗，到底写得怎么样。

我把诗带回北京，抽空翻阅起来，用我心里那杆秤，约着它们的分量。

文学史家们把新诗运动起点的牌子插在“五四”运动那个时期，这是对的。但是，我以为“写农民”和“给农民写”的诗真正出现，实实在在产生于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从李

季的《王贵与李香香》到张志民的《死不着》，把四十年代诗的仓库装载得多么丰盛！以五十年代淮河岸边的严阵和六十年代北大荒上的王书怀为代表的诗人们，都紧紧地追随着时代的脚步，不断地为农民谱写出动听的歌曲。由七十年后期而进入八十年代，新诗不仅在文学这支大军中打了先锋，同时不管出于何种原因，人们轻视着它，甚至歧视着它，但它，新诗，特别是抒情诗和俗诗，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都跨越式的长进了。只要我们把五、六十年代的“诗选”找出来，跟当今一些“诗选”作一番比较，就可以说明一切。这自然是可喜的。同时也还有可忧之处。正如王耀东最近来信中所感叹的：“现在全国真正为农民出的诗集太少了，好诗太少了。”中国是个农业国家，农村人口最多，并以农业为国民经济的基础；这番改革、开放的国策，又是农村旗开得胜的。当代诗人为什么不象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诗人们那样，满腔热情地写农民呢？要知道，诗人如若忘了农民，农民就会忘了诗人。如今我们哀叹诗歌在出版界和读者中遭受冷落的待遇，可不可以从自身这方面找找内因呢？诗人如果只写自己的

喜怒哀乐，又让诗作在诗人们相互欣赏的小圈子里转游，怎么打开诗的蓬勃局面呢？诗，离着农民远远的，农民对诗又怎么能够爱和助呢？农村这个读者群可是太大了！

在写诗不吃香，写农民的诗更不吃香，一些诗人疏远了农村题材的形势下，王耀东这个诗人却对诗，对农村题材一往情深，矢志不渝。我们打开这本诗集，可以立即看到一个鲜明的特点，都是写农村的诗，都是写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变化着的农村的诗；这些诗，紧紧地贴着时代，鸣响着农民的心声。《他，要挺起的》、《心底的风》、《独轮车告别曲》、《存折》、《小镇风情》、《育苗者》等等，都属于当今写农村题材的新诗中，较高层次的佳作。它们不仅仅写的是农村题材，而且篇篇都思想观念新，取材角度新，艺术表现手法也有许多创新之处。

王耀东不以写“悲悲切切”和“凄凄惨惨”的诗作为时髦，更不效仿“朦胧”和“空灵”的玩艺儿来标榜高深。他自觉地继承革命文学的优良传统，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和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一步步地、扎实实地走自己的路。这是难能可贵的。

文学是一项艰苦的劳动。从事别的方面的劳动，可以由他人或自己强制，勉强为之，而文学这种创造性精神和脑力劳动，则必须靠劳动者对所从事的事业执着的热爱和高度的自觉性才能进行，才会有所成效。王耀东以他仅仅小学学历的文化基础，而终于成为知名的诗人，可以想见这数十年间，为具备一个诗人应具备的文化知识，他是如何的刻苦努力了，新时期的七、八年间，写了近五百首诗，他需付出多少时间、花费多少心血？仅凭这样的产量，就可以当之无愧地站到文学界劳动模范的行列里。何况王耀东的诗不是以其数量，而是以其质量被读者所承认、所赞扬的。因此他更应该得到公正的评价和待遇。

诗作本身，能够给它的读者说明诗人的
一切。诗人，也会从他诗作的读者那里得
到他所应得到的一切。我就不累赘了。

祝愿王耀东同志不断探索、创新，给乡
亲父老们写出更多的说他们心里话的好诗。

1988. 1. 18 急就于北京

12/6/8

目 录

紧紧地贴着时代，鸣响着农民的心声	
(序)	浩然
春天，走到黄河故道.....	(1)
心底的风.....	(3)
他，要挺起的.....	(6)
太阳，在山沟里升起.....	(8)
叨叨曲.....	(10)
蚕姑曲.....	(12)
独轮车告别曲.....	(14)
春光从故土衔来.....	(16)
花儿开了.....	(18)
秋色.....	(19)
母亲.....	(21)
大爷.....	(23)
大门.....	(25)
诀别.....	(27)
石匠.....	(30)
村头，他去放草.....	(32)
静谧的小院.....	(34)

阳台	(36)
傍晚	(38)
存折	(39)
下雪天	(40)
她从暮霭里走来	(41)
她去了，是在意料之外	(43)
关于桑椹的童话	(45)
我爱我的村庄	(47)
在山乡科学咨询入口处	(49)
在槐花绽开的季节	(51)
对一座大山的巡礼	(51)
小提琴协奏曲	(56)
奇石	(58)
林场场长	(59)
林带	(61)
伐木者	(63)
萤火虫	(65)
育苗者	(66)
创业者的“书”	(68)
小镇	(70)
我的山村	(72)
潍坊，风筝节	(74)
风筝的歌	(76)
放风筝	(78)

新奇	(82)
山会一瞥	(82)
夜市	(84)
青州刺绣	(86)
花篮	(88)
仿古铜	(90)
掐草编	(92)
嵌银画前	(94)
写在布玩具厂	(96)
木雕家	(97)
河边捣衣声	(99)
镜子	(100)
村姑，在春田剥菜	(102)
蚕乡的路	(104)
乡间，我住过的那间小屋	(106)
品茶	(108)
我应该	(140)
信仰集	(113)
后记	(117)

春天，走到黄河故道

春天，走到黄河故道，
轻轻地抖了一下翅膀，
顿时，寒霜打了一个滚儿，
悄悄潜入泥土里隐藏！

无数的花朵从天上压了下来，
羞涩而又拥挤，热烈而不喧嚷；
红黄青绿，各种色彩，
纷纷扬扬，争艳斗芳！

紫的深重，红的端庄，
黄的温柔，白的明亮；
长长的故道从西边垂挂下来，
好象花姑肩上的一条担杖！

一团花云，一个花筐，
鲁西人民把它担在肩上，

你要走到哪里去呢?
难道你要去广州花城比漂亮？！

昨天你还是满目风沙，
稀疏的银发布满荒凉；
今天你变得如此富丽，
你的娇媚，陶醉了我的心房。

我深情地采下你一朵春花，
想带回我还贫穷的故乡；
然而，我终生的爱慕，
却悄悄嫁接到你美丽的枝条上！

心 底 的 风

那一串串贮满蜜汁的葡萄
挤满院内的空间
垂满了他梦中甜蜜的紫星

他是出名的庄稼把式
他是出名的饲养能手
他犁的土地
象面一样软
那些瘦骨嶙峋的牲口
经他上了心，膘就象发酵馍一样
他是真正的主人呵
再也不是土地的附庸

过去，他们仿佛相距很远
象望天边的云 夜空的星
仿佛历史造就的契合
书记和老农该在此地沟通一下心灵

仿佛是迢迢相追的时针
——经过长期奔波，恰恰在此走在一起

脚下那片土地呵
折腾得已经够苦了
确实经不起雨打、水冲
刚刚复苏的嫩苗苗呵
太嫩太嫩了呵，根扎得还不深
是该担心天边那一缕凤尾云
会不会还会使他的希望变成泡影
他能讲些什么
结结巴巴，牙齿还有些走风
然而客人却是那么认真、庄重地谛听
他是向客人
——一位省委书记，谈谈家常
或是讲一些细小的事情

他是向来怕见官的
这一次，却要向难得会面的客人
吹一吹心底的风

他踯躅在地头
叨着梨花木烟斗
望着远方一片恬静的天空

第一次觉得长高了
是一座兀立的能够注视自己命运的山峰

1983.10



他，要挺起的

他，抖抖身上的泥土
向着新房的门槛走去
连他自己也没料到
又象进他的土茅屋一样
弯了一下腰脊

这高高的大门不属于他吗
这不是在炕头上憧憬了多少年
用筷子蘸着饭汤在饭桌上核计多少次
真正要扬眉吐气的大门吗

当他站在土地上
象房子一样挺起身来的时候
他和父亲拉犁形成的曲线
那弓腰走路形成的习惯
都有了无形的力
抽搐着他罗锅的腰脊